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第三十四回 善相破法斬馮謙 士開解圍推段帥

詩曰： 延州城外毒龍飛，邊陣俄遭煙火迷。
左道謾誇施妙用，真人應自有天機。
鷓鴣豈並沖霄翮，螢火難爭麗日暉。
元老薦賢期奏凱，行看虎豹出皇畿。

話說馮謙率大軍攻城，見城上旌旗不整，鼓角無聲，心疑有計，不敢逼近，但遠遠圍困攻打。將及午後，忽然鼓聲振響，城門大開，一騎馬飛出城來，後隨數千步軍。馬上那將乃是正元帥杜伏威，單搦馮謙出馬。二將更不打話，鬥至數合，薛舉馬軍又到。馮謙一人怎當得兩員虎將，勒馬便退。杜薛二將追來，馮謙急了，依舊仗劍作法，驀然天昏日暗，風砂大作。杜伏威也默誦咒，喝聲「疾」，依然天清日朗，風砂皆息。馮謙見破了法，又念咒語，滿空中大頭鬼，不計其數，手持鐵棍，劈頭亂打。杜伏威口中也念念有詞，只見半空中現出一尊金甲神人，身長三丈，腰大圍，手持降魔真幡，拂拂而來。大頭鬼見了真幡神，不覺現出本相，紛紛墜落塵埃，原來都是紙剪的。馮謙見又破了法，心下慌張，忙勒馬跑上土坡，口念真言，忽見黃雨如注，從空而降。杜伏威薛舉冒雨緊追，猛然酸氣逼人，渾身麻木，一陣邪氣從七竅而入腹中，肺氣上壅，噴嚏不止，霎時間頭暈眼脹，腳軟手酥。杜伏威連聲道：「好利害也！」忙招呼薛舉回陣，眾軍馬都立腳不住，一齊奔回，勢如山倒。背後馮謙率軍追殺。查訥張善相在城上遠遠望見二人敗陣，忙催軍接引進城。馮謙又將城四面圍定。

杜伏威薛舉進了帥府，喘息不已，口渴欲飲，只覺心隔作酸，猛地惡心一陣，吐出黃水一斗，方纔寬爽。出陣軍兵，盡皆大吐。杜伏威心下煩苦，張善相道：「大哥不須煩惱，適纔我在城樓上，遙見有吸髓毒龍，從下而上，盤舞空中，口噴黃水。此是毒龍吸髓之法，破之亦易。」薛舉道：「賢弟為何知此法術？」張善相道：「林住持所傳兵書上有之，大哥如何忘了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賢弟既知此術，適纔何不破之？」張善相道：「今日不破其法，正要使彼得勝，以驕其志。彼再恃法，必墮吾之計中。姑延數日，擒此賊將。」眾雖稱善，心下未服，查訥亦懷猶豫，不敢多言。

馮謙一連攻打數日，城內無一兵出戰，暫且解圍退去。張善相見了，當晚升帳，號令諸將出兵：令常泰引軍五千，一更盡出城，埋伏西方僻處。黃松領軍五千，一更盡出城，埋伏東方僻處，來日午牌時候，只看霧起砲響，抄出賊入陣後，盡力夾攻。又請薛舉領步軍二千，離城東南五里井字街僻處埋伏，又著繆一麟領步軍二千，離城西北里獨虎山埋伏，明日午時，但看霧起砲響，殺出攔截，兩下併力大戰，不可退步。又請杜伏威領馬軍三千步軍五千，明日開城出陣對敵，奮勇格殺，他若又施毒龍吸髓法，眾軍一面奔走，一面口中暗念唵呵遊呵囉利野婆呵神咒，自然無事。誘彼追趕近城，只看霧起，放起號砲，以待接應。又著尉遲仲賢部領五百軍士，各帶狗血蒜汁，待馮謙危急，作法欲遁時，用血潑去。查近仁率兵守城，我自臨城樓作法，必獲全勝。查訥見張善相調撥軍馬，井井有條，暗中嘖嘖稱善。黃昏時分，常泰黃松薛舉繆一麟各自領軍出城埋伏去了。

次日平明，杜伏威飽食嚴粧，專等辰時，大開城門，引軍出戰。兩下排開陣勢，那邊馮謙出馬，這裏杜伏威自迎，更不打話，一往一來，鎗刀並舉，戰五餘合。杜伏威奮起神威惡戰，馮謙拖刀敗下陣來。杜伏威追趕，馮謙依舊披髮仗劍作法，頃刻黃雨大降。杜伏威和眾軍且走且戰，口裏都念「唵呵遊呵囉利野婆呵」，果然毒氣不侵，人人無事。馮謙只道眾軍著了迷，追過陣來，漸至城邊。張善相在城上布起大霧，頃刻間對面不見。又聽連珠砲響，馮謙心慌，回馬便走。早聽得霧中四下裏鼓聲大振，西北上繆一麟殺來，東南上薛舉殺來，城東黃松從後殺來，城西常泰從後殺來，杜伏威招引眾軍，吶喊來擒馮謙。馮謙見四面俱有伏兵大將，勢不可當，況大霧昏迷，部下軍士，看看折盡，甚是慌張，幾次衝突不出。只聽得四下喊叫道：「不要走了馮謙！」心下正慌，將走到井字街，卻好撞著薛舉，二將交手數合。馮謙終是膽怯，不敢戀戰，撥馬便走。薛舉放馬來追，前面繆一麟挺鎗攔住，前後夾攻。馮謙忙倚大刀，拔出腰間寶劍，口中暗誦真言。只見劍尖上放出兩道火來，火焰有三丈之長，雙手舞劍，就如兩條火龍蟠旋，焰騰騰四面火光飛舞，勢不可近。薛舉正欲念咒，張善相在城樓上早已見了，即忙捻訣念咒，將劍一指，馮謙火焰霎時盡滅。馮謙見破了法，馬上又念靈咒，駕起一朵紅雲，騰空而起，直上青天。尉遲仲賢看見，便教軍士將狗血蒜汁，亂灑上去，馮謙從空跌下塵埃，薛舉照喉一戟，刺死于地，其餘軍士盡皆投降。果然殺得屍橫山積，血流成渠。有詩為證：

幻法能教上九天，何期一旦破真禪。

馮謙自恃人無敵，至死方知學未全。

張善相收了霧，仍舊天色明朗，號令諸將馬不停蹄，連夜擒捉田龍秋，攻破武州郡，方許回軍。諸將一齊乘勢來擒田刺史。

再說田龍秋領軍來接應馮謙，路遇敗殘軍士來報：「馮將軍被敵將誘入陣中，一戟刺死。」田龍秋聽說，驚得魂飛膽破，放馬逃生。又見背後塵頭大起，追兵到來，不敢入城，單馬從小路抄往徑州去了。杜伏威領眾將一直來到武州城下，不見了田龍秋。杜伏威道：「田龍秋乃釜中之魚，不必追趕。若得此城，勝田龍秋多矣。」當下催軍將城固定，金鼓之聲，遠聞數里。此時已是黃昏，城外火光照耀，如同白日。守城官府丞秦伯建是儒士出身，連晚聚集本府的大小官員，計議守城之策。

幕賓孫是悟道：「田刺史不知利害，偏聽馮將軍之言，倚恃法術，將軍士盡行出征，空城而戰，不料全軍皆覆。如今孤城難守，軍不滿千，盡老弱之輩，百姓們號哭，糧食缺少，此城破在旦夕。城若一陷，玉石俱焚，百姓盡遭塗炭。依小生愚意，不如權且投降，以救一郡生靈之命。」秦府丞道：「受國厚祿，一朝背之，是為不忠，還宜堅守，以盡臣節。」孫是悟道：「不然，事有經權，不可執一。大人盡忠報國，固是臣節；殊不知當今天心不順，直道難容，盡棄仁義，就于勢利。連歲兵戈不息，盜賊蜂起，繼之稅繁賦重，田土荒蕪，眼見得時運兩窮。自杜伏威起兵已來，占據數郡，勢甚猖獗。各處求救表文至京，並不見朝廷發一軍救應，皆是燕雀處堂，上下偷安，豈知桑土綢繆之道？我等若不早決去就，禍必旋踵而至。不若降之，以免一郡生靈之苦，此為權變之策。」秦伯建低頭不語。眾官一齊道：「孫參謀之言甚當，大人須當從之，以救一時之急。」秦伯建道：「明早就著孫參謀前去通說投降之事，若待以禮，即便投降。如若驕慢，另作區處。」眾官商議已定。

次日，城上豎起降旗，杜伏威見了，令軍士撤圍，暫退一箭之地。少頃，孫是悟出城，步行到寨，見了杜伏威，行禮已畢，獻上降書。杜伏威大喜，待以上賓。孫是悟道：「卑職無才賤士，何勞將軍重禮？」杜伏威道：「久仰參謀盛德大名，今得一見，足慰下懷。」孫是悟道：「秦府丞使卑職歸降，非貪富貴，實為一城生靈。將軍進城，勿傷百姓，將軍之大德也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不為也。』我等興義兵以除暴亂，正為救百姓于水火。今參謀以此見教，足徵愛民。」隨即號令三軍，進城時不許驚擾百姓，若妄殺一人，妄取一物者，定按軍法。孫是悟拜辭杜伏威，復入城內，將杜伏威待以賓禮，號令三軍之事說了。秦伯建大喜，率領大小官員，一齊白衣素冠，步行至杜伏威寨裏拜降。杜伏威設宴款待，宴罷進城，秋毫無犯，百姓安靜如故。

當日捷書到朔州郡，查訥委王驥掌領郡事，自卻單馬來見杜伏威道：「今日兵威大振，元帥可將得勝之軍攻掠旁郡，管取兵不血刃，唾手而得，不宜遲緩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軍師之言甚善。」隨遣薛舉領兵五千取靜寧州，常泰領兵五千取固原州，繆一麟領兵五千取高平縣，杜伏威自領馬步軍三萬隨後，取岐陽郡。其餘軍馬，盡同查訥守城。薛舉繆一麟常泰分頭領軍攻取三處城池，俱望風而降，果然不動張弓隻矢，連得二州一縣。三將回兵，都隨杜伏威一同往南進發，來取岐陽郡。一路裏軍威整肅，黎庶安然。軍馬已到岐陽，當晚離城二里地，名杜陽山紮下營寨。

次日，率領大軍攻打城池。此時桑參將已死，岐陽郡新任刺史姓和，名用行，乃和士開之族姪，士開特引為岐陽刺史。為官清

廉正直，愛民如子，輕徭薄賦，百姓樂業，更是謀略沉毅，常不滿其叔和士開之所為。當下見城外軍威甚銳，圍遶攻城，與部下一班將士計議，都各要請軍出戰。和用行道：「賊兵方來，其勢甚銳。久聞杜伏威等俱是萬夫之敵，難與爭鋒，堅守為上。爾眾將士受了朝廷厚祿，都要用心固守城池，待我申聞上司，轉奏朝廷。若得救兵到來，方可退敵。」眾將無言而退。和刺史做成文書，連夜申了上司具表，差人星夜偷出水門，逕到京都樞密院參見了和士開穆提婆二人。

原來此二人是小人出身，因逢迎皇上得位，陞為左右二僕射，執掌朝廷大權。自杜伏威起兵之後，失了幾處城池，遍處求救，表章到樞密院，都是二人留下，竟不奏聞。連日有數道求救表文申到，二樞密也有些驚駭，在堂上議論此事，又見岐陽郡表章來到，二人知和用行被圍，不敢隱匿。此時齊世祖湛禪位于其太子緯，即位稱為後主，改元天統元年。次日五更，後主升殿，和士開穆提婆進朝，三呼舞蹈畢。後主道：「今日無事，二卿可在側殿陪朕弈棋，以消長晝。」和士開奏道：「臣有軍機重事奏聞陛下。」遂將杜伏威起兵連奪數郡之事，一一陳奏。目今岐陽刺史和用行被圍甚急，破在旦夕，有文表申到本院，轉達天庭，臣等不敢隱匿，乞陛下聖鑒，速發兵征勦，庶解此危。

後主展開奏章看了，大驚道：「這杜伏威何等之人，輒能聚眾為亂，佔據城邑？為何州郡官不合兵勦滅，養成到今？」穆提婆奏道：「臣聞杜伏威年不過二□，力敵萬夫。部下糾集數□員大將，皆是勇猛之士，因此府縣官每每征討，不能取勝，反致失陷城池。陛下速宜差大將出兵，不然，岐陽亦不可保矣！」後主道：「可調諸路軍兵□萬，再選老將智勇足備者一員為帥。其餘將士，任二卿選擇，即日起兵，不可遲滯！」和士開奏道：「臣舉一人，現為都督府右都督將軍段韶。此人才兼文武，智勇超群，況且曾征服海外諸蠻，老成持重。若使為帥勦賊，管取指日成功。」後主道：「朕知此人乃智勇兼全老將，賢卿所舉得人。今日可在朝否？」只見武班中走出一員老將，但見：

清奇古秀，腹中有數萬甲兵。勇毅沉雄，聞風則千人辟易。名馳海外，諸蠻莫敢不來王。譽動齊邦，是處人聞皆起敬。果然單刀如入無人境，隻手能擎半壁天。

那老將正是段韶，金帶紫袍，幘頭象笏，白鬚碧眼，相貌威嚴。俯伏金階，口稱萬歲。

後主道：「今有賊將杜伏威，聚集亡命，攻掠城邑，勢不可當。郡縣屢失，近又圍逼岐陽，勢甚危急。和僕射薦卿為主帥，統領三軍，征勦賊寇。卿可用心掃除邊境，朕早晚專望捷音。」段韶俯伏道：「臣樗櫟庸材，感陛下知遇，寵祿過分，敢不效犬馬之力！」後主又問：「眾臣之中，有誰敢任副將之職，為朕分憂？」只見武將班內，又走出一員大將，生得闊面長鬚，身長體壯，文材拔萃，膽量過人，乃是鎮西將軍齊穆。當下俯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為副將，以解齊吁之憂，助段都督一臂之力。」後主大喜，當殿各賜御酒三杯，錦袍玉帶。段韶加陞為太宰兼都督大元帥，齊穆為副元帥。二人謝恩出朝。

次早，齊到演武場聚集將士，操練三軍。就行文書，遍處調遣軍馬，旬日間共集有□萬精兵，選大將四員為左右羽翼虎賁將軍：趙銀、洪修廉、孔豁、馬信。又選驃騎將軍嚴敬為先鋒。當下辭了後主，率領三軍，浩浩蕩蕩殺奔岐陽郡來。再說杜伏威攻打岐陽城，一連圍困二□餘日，城內並不放一人一騎出來。杜伏威心下煩惱，見報查軍師張元帥率諸將來到，不勝欣喜。見畢，備言城堅難破。張善相道：「此城堅固，一時攻打不下，城中又無動靜，彼必有計。」查訥道：「久聞和刺史深通謀略，他見我軍勢銳，不敢交鋒，櫻城固守，以待救援，早晚必有救軍到了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查近仁所見最明，若他救軍來時，城內必出軍接應，前後夾攻，我等腹背受敵。不若趁未交鋒之際，且將軍馬暫退，讓彼合兵後，另設良計破之，擒其主帥，城可得矣。」正商議間，探馬來報，朝廷封段韶為正元帥，齊穆為副元帥，嚴敬為先鋒，勇將百員，馬步兵□萬，殺向前來，離此不遠。杜伏威聽報，整頓軍馬迎敵。

再說段韶奉旨，帶領大軍□萬，征討杜伏威，果是旌旗蔽日，殺氣遮天，一路無話。看看來到河東府地面，已近本家宅院，委副元帥齊穆，先鋒嚴敬領軍馬先行，自領親隨軍健回府探望。曹夫人迎接入內相見了，夫人道：「相公蒞任數年，不覺鬚鬢皓然，容顏蒼老，如今杜伏威等一夥賊寇，軍威整肅，勢不可當，非尋常盜賊之比。聖上何不差少年之將前去征勦，卻委相公重任？相公年過五旬，精力衰敗，軍旅之事，三軍性命，社稷安危，非同小可，何不力辭君命，歸享林泉之樂？」段韶道：「老夫年雖高大，壯志未消。既受朝廷知遇之恩，食祿千鍾，官陞極品，奉命勦賊，正臣子報效之日，豈敢以年老拒辭？諒此小輩草寇，焉能成得大事！管取一戰成功。」

夫人見說，不敢再言。段韶四顧，不見女兒，問道：「女兒琳瑯為何不見？」夫人道：「女兒臥病在床，將及月餘，請醫調治不痊。」段韶驚道：「女兒既是得病，為何不差人報與我知？今得何病，如此淹纏？」夫人嘆道：「女兒這病，醫生們俱說是七情所傷。」段韶道：「嬌養深閨，焉有此症？」夫人道：「這病來得奇異，自八月□五賞月之後，便不茶不飯，竟病懨懨，服藥無效，臉兒漸漸黃瘦了，腰肢兒漸覺小了，又不疼不痛，只是思睡。問眾侍婢時，都說不知其故，我好不心焦，與決不下。」段韶道：「我向來分付春香這妮子貼身伏事，你緣何不問他？可喚他過來見我。」夫人遂命翠翹：「快到小姐房中，喚春香來見老爺。」翠翹跑至小姐房中說：「老爺回了，問及小姐的病，要喚春香去打哩！」春香慌了道：「小姐，老爺要打時，如何說好？」小姐道：「你千萬莫說出張官人來，□分問得緊時，只說我不見了一個玉人，因此煩惱成病。再問別的話語，只推不知。」只見雲娥又來喚了，說：「老爺大怒，春香姐快走！」那春香驚得何如？但見：

面如土色，唇若蒂青。面如土，飛下了兩朵桃花。唇若蒂，摘去了櫻珠一點。春心吸吸，氣喘吁吁。心吸吸乳傍撞鹿，如雨打雞兒。氣吁吁腳下越趨，似雷驚孩子。搔頭不知癢處，食物不辨酸鹹。罪責日下要承當，竹片眼前饒不過。春香來到堂前磕了頭。

段韶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小姐這病，是因何起的？」春香道：「不知。」段韶大怒，叫取板子過來。春香跪下道：「老爺息怒，待春香說。自八月□五斷月之夜，小姐拿那一對玉人兒出來耍弄，忽然次日不見了一個，不知是貓兒銜了去，不知是老鼠銜了去？小姐思想這玉人，遂此得病到今。」段韶道：「深閨之中，玉人緣何得失去？必定別有緣故。」春香只言不知，段韶怒起來，打了春香□下，只言不知。段韶無奈，只得自到小姐房中問他，夫人與春香等，都隨在後邊。那臘梅丫頭先去報知小姐說：「春香被老爺打了□下，只招成不見了一個玉人兒，故此得病。如今老爺自來問小姐了。」小姐聞說，叫臘梅將香几兒過來靠了，包了頭，裝做□分沉重的模樣。

段韶親自來到小姐房中，見小姐靠著香几桌睡。紅蓮報道：「老爺來了。」勉強立起身來，低低道聲：「爹爹萬福。」段韶道：「我兒，為何得此病症？」小姐道：「不知怎地染這重疾，不肖女多分不久于世了。聞爹爹奉旨討賊奏凱回來，不如致仕樂享天年，免貽母親之憂。女兒身死之後，願爹爹保重，莫增傷感。」說罷，哽咽淚下。段韶垂淚道：「我兒寬心調養。這病的根由，說是不見了玉人兒，待我平賊之後，定要緝訪這玉人出來還你，不可憂鬱傷神，拿那一個玉人來看。」小姐叫春香在描金皮箱內拿出來遞與段韶，段韶看了玉人道：「不見的是女身，怎生樣不見的？」小姐道：「一同安放床頭，不知怎生，次早就不見了一個。孩兒著了驚，因此成病。」段韶將玉人放于袖中道：「我兒寬心調理，我不日就回來看你，與你追尋這玉人兒。」小姐道：「願爹爹早早得勝回來。」

段韶出了繡房，叮囑夫人好生看視女兒，帶了健將，趕著軍馬一同殺奔前來。離岐陽城地名雍山紮下營寨。先鋒嚴敬入中軍稟道：「前去岐陽郡不遠，只隔六□里之程，即是賊寨，還是連夜進兵，或是屯兵暫歇，以待明日交戰，請元帥將令。」段韶道：「黑夜之間，難以交鋒，權且安息一宵。明日平明進兵，放起號砲，使城內知覺，出軍夾攻，方保全勝。」又分付諸軍密布鹿角，帶甲假寐，以防賊軍劫寨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早五鼓，埋鍋造飯，平明進兵。先鋒嚴敬上馬，帶領步軍三萬，當先鼓譟殺進。後面齊穆中軍放起號砲，段韶後軍，陸續繼進。城內和太守聽得城外連珠砲響，已知是朝廷救軍到了。慌忙上城看時，只見塵頭蔽日，殺氣迷空，漫山塞野皆是軍馬。遠遠見

中軍帥字旗隨風飄動，旗上書著都督大元帥段六個大字。和太守急率領大小將校步軍五千，大開東門殺出。杜伏威見兩下殺來，即將軍馬分做兩處，薛舉張善相領軍一萬五千迎敵來將，杜伏威查訥領軍一萬五千押後，以防城內衝圍。薛舉之軍，卻好與先鋒嚴敬軍馬相遇，更不打話，嚴敬使刀，薛舉挺畫戟，二將戰無數合，薛舉倒拖畫戟，落荒而走，軍馬四散奔開。嚴敬率軍四下撲趕。這邊杜伏威未及動兵，城內和太守軍馬已到，兩下混戰。查訥大叫：「寡不敵眾，元帥可避其鋒。」遂帶馬先走。杜伏威也拍馬挺鎗衝殺出陣去了，部下軍士各自散開。和太守親自督軍衝殺一陣，只見拋鎗棄劍。頭盔衣甲糧草器械塞滿道路。和太守鳴金收軍。段詔傳下將令，于城外傍城紮下三箇大寨，中寨是大元帥段詔，東南寨是副元帥齊穆，西南寨是先鋒嚴敬，分為犄角之勢。

和太守先進了城，急令整頓酒席，一面差官犒賞三軍，次後迎請元帥等一行人人入府堂參見。禮畢，次序而坐。和太守謝道：「卑職牧守此郡，不期巨寇臨境。困城月餘，破在旦夕。若非元帥親臨，城陷必矣！」段詔道：「賊寇擾民，本郡州縣官即當征勦，為何養成賊勢，然後用兵，豈不遲了？數月並不見州郡一道表章，誤卻朝廷大事，公等責有攸歸！」和太守道：「卑職新蒞任，前官不知何以致此。但這夥大盜，非比等閑，自侵擾以來，連下了□數座城子，勢如破竹，擁兵□萬，戰將百員。薛舉力敵萬人，杜伏威法術高強，張善相查訥深通韜略，熟諳兵機，非鼠竊狗盜之輩，勢如泰山壓卵。卑職死守此城，連上表文，方得二位元帥駕臨。向來各郡州縣，無不行文告急，並不見朝廷遣一軍救應，故此失了許多城池，非郡縣官之罪也。」

段詔嘆道：「當今皇上初禪大位，寵用和穆二樞密，只是吟詩喫酒，不理國政。表章至京，必被隱匿，以致如此。」齊穆笑道：「和刺史何其懦也！只說得杜伏威英雄，自卻畏刀避劍，保全首領，安坐城內，欲待虜之自退乎？」和太守道：「卑職力有不能，非敢保全身家以負朝廷。這夥賊寇，委實智勇足備，難與爭衡。元帥須用計調兵，方保萬全。」齊穆怒道：「都是你這些屍位素餐無能之輩，誤國家多少大事！我看這夥毛賊，不過烏合之眾，有何智勇材能？不是齊某誇口，明日一陣，決擒此賊。若不取勝，非丈夫也！」和太守低頭不敢言語。當日席散，閑話不題。

次早五更，齊穆預先傳下將令：眾軍平明造飯，巳時出軍。自到段詔寨中相見。齊穆道：「昨日和太守誇獎賊寇英雄，今日齊某自領本寨軍三萬勦賊，不須元帥和先鋒助戰。預先稟過，然後出軍。」段詔道：「元帥不可造次，須要三寨參酌，一同出戰，以觀賊勢強弱，庶可萬全，不宜輕敵。」齊穆道：「某雖不材，曾替朝廷建多少功勳？何在乎這夥無名草寇也！若不取勝生擒賊首，誓不回軍！」段詔道：「元帥所言，正是英雄本色，但要用心，莫作等閑，挫動銳氣。」齊穆得了段詔將令，回寨整頓器械，全裝披挂，騎一匹銀鬃白馬，手提丈八蛇矛，帶領大將二員馬信孔整，一同出陣，看我獨建頭功。有詩為證：

齊穆小兒曹，徒矜志氣高。

不思螳臂力，欲使泰山搖。

再說杜伏威張善相薛舉查訥佯輸逃竄，鳴金收軍，相隔杜陽山二□餘里，紮定營寨。當晚張善相計議道：「來將元帥段詔，正是那美人的父親。交鋒之際，須生擒此人，方好成事。若損其命，只恐一段姻緣，空付與東流水。懇求近仁良計，何以萬全？」杜伏威道：「三弟，我與你金戈鐵馬，與天下爭衡，而溺志于女色，恐非豪傑之襟懷也。但愁不作奇男子，何患世無美婦人。何必戀戀于段小姐？」張善相揮淚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。弟與段小姐月下深盟，神前誓約，若不成雙，彼願白首香閨，一死以報，弟願鰥居沒世，永不別諧，故以玉人羅帕為記。此天下女中之丈夫，非等閑可比。況此女窈窕溫淑，知書達理，才識兼高，德色兩絕，真有一無二之賢內助也。弟若不得此女為妻，情願一死以相從于地下，何羨稱孤道寡，南面而王哉！」查訥道：「將軍不必悲傷，欲與段小姐成親，亦是易事，但不知段元帥果是美人之父否？捉得敵將，便知分曉，若果是，另設奇計，為將軍完此姻事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全仗軍師妙計。」當夜無話。

次日平明，探馬報敵軍已到。杜伏威薛舉繆一麟一齊上馬出陣。對陣門旗開處，錦鞍戰馬上擁出一員大將，正是副元帥齊穆。左首孔整，右首馬信，三將立馬門旗之下。杜伏威一馬當先，喝道：「佞臣奸賊，誤國之徒，保守身家，兀自不穩，輒敢虎口捋鬚，自送死耶？」齊穆大怒，罵道：「無端草寇，敢爾猖狂！天兵已到，頃刻化為刀下之鬼。」杜伏威大笑，手挺長鎗殺過陣來，齊穆舉鎗架住。二將奮勇，大戰七□合，不分勝敗。虎賁將軍馬信見齊穆鎗法緩慢，怕有疏失，手提宣化大斧，拍馬助戰，這邊薛舉挺戟接住廝殺。官軍隊裏惱了一員虎將，姓孔名整，放開戰馬，舞動大刀，橫殺過來，這邊繆一麟拍馬挺鎗迎住。六匹馬盤旋馳騁，六員將抵死相持。酣戰之際，馬信被薛舉一戟刺著右臂，翻身落馬，部下牙將拚死救回。齊穆見馬信落馬，心下慌張，不敢戀戰，敗陣而走。杜伏威薛舉二將緊緊追來。看看趕上，齊穆回馬斜按長鎗，將流星錘照杜伏威臉上打來，杜伏威側身躲過。薛舉一馬飛到面前，齊穆措手不及，被薛舉輕舒猿臂，生擒過馬，眾軍向前綁縛。官軍陣內數□員將校併力來救，被杜伏威刺死五七個，其餘只得退去。孔整單馬奔走，繆一麟拍馬後追。孔整見追將已近，撥轉馬頭，用力一刀砍來，繆一麟一閃，那刀砍了馬頭，跌倒地上。繆一麟跳在平地步戰，孔整欺他無馬，咬牙齒裏裹殺來，□分危急。正是：

路逢狹處難迴避，事到頭來不自由。

不知繆一麟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